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映射火焰（一）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映射火焰（一）

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2193706> &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conspiracy-of-cells-of-fire-mapping-the-fire#toc4>

nightfall.buzz

本文不代表译者立场，仅供参考用

CCF 社论：我们如何提出黑色国际版的概念

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甚至有更多的话要说。经常被要求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从我们每个人被监禁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没有停止过我们的言论、建议和要求的产生。通过文本、公报、思想、对其他文本的讨论、小册子、翻译……。

当然，我们没有忘记，也从未忘记，理论是一种工具，只有在与基本的行动相结合时才能获得其真正的意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满足于无害的理论调查，也不相信行为会单独为自己说话。

他们可能禁锢了我们的身体，但没有禁锢我们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它们将继续通过各种不服从的项目逃脱。

其中一个项目是创建”黑色国际”版本，这是由我们，无政府主义革命组织”火之细胞阴谋”的被监禁成员，以及来自某些同志的支持，他们每一天、每一刻都切实体现了团结的价值。

与这些同志一起，我们希望创建一个无政府主义出版实验，它不仅限于希腊，而且试图传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网络，传播到实际的黑色国际，现在在 2012 年是一个可行的现实。

此外，通过这种观点，我们受到了启发，希望”黑色国际”不局限于书架和书柜，而是在街头寻求其真正的意义，在那里书写无政府主义叛乱和持续反叛的历史。

“黑色国际”版将如何运作

在版本的开发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打算以真诚和诚实的态度对待这些困难。我们对自我组织和明确的反商业化项目的观点是固定的，可以很容易地用几句话来表达。我们不出售，我们分享。

对我们来说，最理想的是出版物能通过从敌人那里征用的钱来”赞助”发挥作用。这样一来，不仅更容易实现书籍的出版，而且更根本的是，这将是将这个项目与无政府主义斗争联系起来的最佳方式。但现在我们面临着监禁的强制条件，它没有给我们留下完全按照我们的愿望”运作”的空间。因此，我们被迫通过提出一个可选择的价格来资助这些出版物的出版和发行。

然而，任何人都可以以任何方式介入这个价格。例如，在提供书籍的自组织空间里，它们将被放在一个盒子里，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捐款，而不考虑由我们确定的拟议价格。至于书店，这些出版物很可能作为征用的培训练习……

导言：关于小册子的几句话

这本小册子是世界各地的同志们的聚会点。一个想象中的聚会，因为我们在监狱的墙壁和铁栏里，暂时把我们的身体作为人质。但我们的意义仍然是自由的，从监狱的牢房中逃脱出来，用文字表达出来，继续挑衅权威。

那些仍然带着火和火药味的话语，那些带着我们对制度的所有仇恨的话语，那些无悔和武装的话语，那些转移压力和欲望的话语，那些打破监狱隔离的话语，那些对我们想要继续的哗变充满激情的话语，那些来自智利、墨西哥、美国、西班牙、德国、瑞士、意大利、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的话语。

人质同志们寄给我们的信，以此来回应 CCF 的国际声援呼吁，这不仅仅是囚犯之间的邮件。

我们关于被囚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黑色国际的计划，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好的理论”，它在印刷的文字中开始和结束。它是记忆的沉淀，它存在于前进的道路上。

这种记忆并不总是以共同的术语和共同的参考点来计算其时刻。通过阅读这本小册子，人们可以发现一个观点和立场的国际星系，

其中有的同志提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有的同志则提到了虚无主义和反社会主义。

这种差异对我们来说不是矛盾。相反，它揭示了一条无形的线，它将所有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和争端连接到一个国际革命阵线中，该阵线的目标是摧毁一切形式的权威。此外，以行动践行自己言论的同志之间的分歧，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各种倾向之间真实对话的最理想开端。

我们所鄙视的是改革派的假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把舒适和懦弱作为他们的政治理论，并把它理想化。

从此，与赞美的同志们的分歧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进化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这本小册子中的同志们的信件不仅仅是理论，而是行动的选择，他们用多年的牢狱之灾来偿还。

因此，今天是不可阻挡的胡言乱语和无害的革命言论的时代，有些人用笔触及纸张来写，而有些人用我们的灵魂在笔尖上写。阅读同志们的信，我们肯定会发现他们内心的一部分，我们为此感谢他们。

也许这些信是对个人选择的描述，但它们的内容并没有在私人领域丢失。它们是一个与权威不断斗争的公开邀请，证明我们的身体即使仍被囚禁在铁栏杆后面，也有我们无政府主义生活的记忆，我们的心对新的攻击、新的破坏、新的火的阴谋充满了激情，这些火燃烧了限制并解放了我们。

小册子的第二部分包含了一些被监禁的同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字，他们提到了”火狱阴谋”的一些成员试图从科里达洛斯监狱逃跑。

这是对通过监狱的人质世界所经历的不服从的时刻的问候。

Haris Hatzimichelakis,
Olga Economidou

监狱里，离我很远。我想到了监狱屋顶上的火灾。我想到监狱试图让我忘记的一切。我想到一个微笑，一个爱抚，一个没有在墙的尽头结束的旅程，一个没有被困在该死的监狱栅栏后面的眼神。我停止思考。我打开我的手。我看了看我手上的金属文件。现在我知道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须做什么。那我们就再来一次吧。这次是带着感情。直到最后。无政府主义万岁。

-由 J. 和 V. 签署的经修改的节选文本。

火细胞的阴谋万岁！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万岁！

附：目前关于发布《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的话》小册子的建议，将邮寄给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有被监禁的同志们。为了抵制潜在的困难（审查信件），并且由于缺乏关于某些囚犯同志的信息（未知的监狱邮寄地址），我们的建议也将张贴在无政府主义网站上。但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囚犯同志要被告知。所有的回应、文本、评论和批评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sinomosiapf@yahoo.gr
[新: sinomosiapf@riseup.net.Editor]
并通过常规邮件发送至
邮政信箱 51076
TK 14510 Nea Kifissia Athens
希腊

- 火细胞阴谋的被监禁成员：

Panayiotis Argyrou,
Michalis Nikolopoulos,
Giorgos Nikolopoulos,
Gerasimos Tsakalos,
Christos Tsakalos,
Giorgos Polydoros,
Damiano Bolano,

基督教儿童基金的四名同志与无政府主义者 Theofilos Mavropoulos 和另外一名囚犯决定逃跑，他们带着一把手枪和一些自制的刀子，支持不向敌人投降的永久选择。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无政府主义者的叛变甚至在人质墙内继续进行，也是对我们被囚禁的兄弟姐妹的一个国际提议和前景。

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三部分，有许多无政府主义网站的自我介绍。这些网站和其他网站对我们来说是无政府主义实践者国际会议的现代十字路口。

直接行动团体的公报、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本和信件的翻译，在国际上传递着反对制度的战争信息。这些网站是观念、立场和行动的无形交汇点，它们传播着这个世界和它的统治者可以被打倒。

它们废除了地理边界，超越了不同语言的障碍，打破了主流宣传手段的沉默，并将解放的时刻和情况传播给任何希望将自己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

他们是我们决定从妥协的列车上下来，开始无政府主义的国际航行的信使，没有回程票……

最后，在小册子的第四部分，发表了我们被监禁的同志 Eat 和 Billy（印度尼西亚 FAI-Long Live Luciano Tortuga Cell 的成员）和 Luciano Tortuga（智利同志，因他携带的机械装置爆炸而受重伤）的信件。

这两封信在发表时对我们有很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重新发表它们。它们是用灵魂和激情写成的文字，证明这些同志尽管遭遇了一些事情，但仍然保持着他们的价值观和无政府主义的良知。吃饭和比利通过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国家监狱中经历的严酷条件，通常不能相互交流，承担了他们参加 FAI 的责任，现在被指控纵火烧毁一家银行。同一时刻，他们的第三位同志在纵火案中受伤，被当局通缉。另外，Luciano Tortuga 同志受了重伤（手臂截肢，烧伤等），成为智利政府的人质。智利当局展示了他们对他的所有报复性愤怒，在卢西亚诺的脸上看到了他们的内部敌人，无政

府主义者的赞美，他们从未停止过对当局的攻击和破坏。卢西亚诺的信以及 Eat 和 Billy 的不知悔改的态度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是我们混乱的无政府主义航行中的火种指南针。在墨西哥最近发生的事件中，马里奥-洛佩兹被逮捕并受伤，他的伙伴费利西蒂-赖德也被通缉，现在是一名逃犯，我们决定在这个版本中加入他们的信件。

作为友谊和同志情谊的小小纪念，我们将本刊全心全意地献给他们。

来自火细胞阴谋的国际提案

2011 年 9 月 26 日，星期一

致所有无政府主义的囚犯。

监狱是囚犯的国家。在这里，我们想向世界各地被囚禁的同志们致以问候，并提出一项建议。

在囚犯之国，日子过了一个又一个，缓慢而冷漠，而到处都是水泥和巨大的无聊感。

尽管如此，我们的思想还是经常逃逸，偷偷地探望被囚禁在智利、墨西哥、意大利、德国、瑞士、英国、俄罗斯、丹麦的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任何有牢房的地方，他们还没有失去对自由的渴望。

同志们，我们与你们交谈，尽管我们不说同一种语言。我们看到你，尽管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见过面。我们对你微笑，尽管我们互不相识。

敌人认为它可以通过把我们关在它的牢房里数月或数年来打破我们的士气。因此，权力机构期望收到一份悔过书，放弃直接行动，修改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价值观。

但它唯一能得到的是我们的彻底蔑视和我们最强烈的愤怒。我们所有承担了属于“火细胞阴谋”第一阶段的责任的人都会被判

从希腊的监狱里，我们向莫妮卡-卡瓦列罗、安德烈-乌尔苏阿、埃尔-维约-洛科和其他在爆炸案中被指控的同志；加布里埃尔-庞博-达席尔瓦；托马斯-迈耶-福尔克；马可-卡梅尼什；西尔维娅-比利和科斯塔；布劳利奥-阿图罗；沃尔特-邦德；维拉罗尔和富恩特维利亚发出无政府主义的烟雾信号。托马斯-布莱克和英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被监禁的意大利起义者；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丹麦人；以及所有那些我们已经忘记的人，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但想要知道的名字，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共同选择了以无政府主义为指南针，逆着我们的时代航行。

下面的摘录是献给我们大家的。

入狱一天。两天的监狱。三天的监狱。一个月的监狱。

门关了又开，再关再开。三个月的监狱。一年的监狱。我需要知道别人是否像我为他们着想一样为我着想。现在的日子过得可真快。四百八十二天的监狱生活。

四百八十三天的监禁。四百八十……。我已经数不清了。妈的。这样更好。

算术在监狱里是没有用的。算术没有任何意义。监狱有它自己的气味。这种味道遍布你的全身，跟着你走。我永远无法把它从我身上赶走。昨天是监狱里的两个日历。他妈的两年了。我没有得到任何睡眠。我已经忘记了如何微笑，现在我无法做梦。”叮叮当当”在夜里响起。他们把我叫醒进行搜查。也许他们会找到小腿？七百五十一天的监禁。你满意吗，我亲爱的法官？猪猡。

七百五十二天的监狱，猪。七百五十三天的猪。来来去去，我走了。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我的牢房是三米乘三米。从二楼的窗户，我看到 20% 的天空在该死的监狱墙顶上。我像一个自动装置一样在院子里行走。我在一个只有几米长的院子里走了几公里。无聊，再无聊。今天我吐出了我的灵魂。我吐出了酒吧、墙壁、单独监禁、多年的监狱、司法判决。我吐出了三年的监狱生活。我不想再数了。我完全闭上眼睛，思考。我想到了我的同志们，他们把我关在其他

具体看法和分析，从而促进对国家的协调攻击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不同意见的融合或否定

此外，这种差异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对等支持的障碍。

这就是试图从我们之间通过信件和共同的文本参考而形成的同情心，转向国际协调。这是关于努力成为共犯，共同组成无政府主义囚犯的黑色国际，并支持-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的意大利同志关于加强和扩大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国际革命阵线（FAI/FRI）的建议。

这一承诺所开辟的潜力是巨大的，因为它涉及到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与体制之间敌对关系的加剧过程。

值得想象的是，例如从智利监狱开始，跨越国界，最终在希腊的牢房里获得的力量。因此，一场国际声援运动可以从监狱发起，就像过去支持加布里埃尔-庞博-达席尔瓦同志那样。

同时，在囚犯之间形成一个自主的交流网络，为存在关于每个监狱的情况、监禁条件、即将到来的审判、潜在的判决以及最终由监狱外的同志准备反击计划的永久信息流创造了适当的前提条件。

对于每个被判刑的同志，对于每个纪律措施，对于每个被禁止的信件或访问，对于每个报复性的转移：没有警卫，没有大使馆，也没有警察应该感到安全。当囚犯手中有了沟通的潜力，各地都会有果敢的同志用行动、破坏和火力来回应。

我们认为，发布《国际声援火细胞的阴谋》小册子的建议，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当然还会有许多步骤，但在某些时候，人们必须简单地开始。

最后，我们向在爆炸案中被指控的智利同志以及因发送信件炸弹而面临国家迫害的塔玛拉同志致敬，并站在他们身边-用我们的思想和心灵。

处多年的刑罚-被一个我们已经宣战的系统谴责，因为我们不会容忍它支配我们的生活。

我们想把即将到来的”火细胞阴谋”的审判转化为对系统的审判。

通过我们的话语和态度，将不是我们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而是他们在我们面前为自己辩护-为他们所服务的权力所犯下的罪行辩护。

同时，我们要提请注意通过警察、司法部门和大众媒体的合作，为迫害我们而构建的法西斯机制。

这一机制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无政府主义运动，其目标不仅是逮捕我们，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普遍的恐惧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即使拥有无政府主义囚犯以前发表的文本，也会导致与检察官的约会。

在此之前，我们进行了多次拘留，发出了逮捕令，公布了我们这些在逃人员的照片，在大众媒体上编排了”所有游击队组织之间的联系”，报道了”革命基金”和我们参与银行抢劫的情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专家”分析，以及其他许多有条不紊的计划，其目的是从道德上孤立我们，使无政府主义城市游击战边缘化。

国家想把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的选择从颠覆性圈子所持有的价值地图上抹去。

它想把直接行动描绘成一个徒劳的决定，直接导致监狱，改变不了什么。

然而，当你选择直接行动时，你选择把你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

通过直接行动，我们摆脱了停滞不前的思维，我们否定了没有骨气的运动，我们破坏了纪律的时钟，在大都市的恶劣环境中创造了自由的时间和空间。

在那里，监控摄像头记录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穿制服的警察记住了我们的脸，奇观的屏幕捏造了我们的欲望，我们再次戴上面具。我们的手抓着石头、燃烧弹、炸弹、手枪，我们涌向街头，寻找自由。

现在，即使在监狱里，我们也不会忘记这种感觉，一有机会我们就会再次做同样的事情。

因此，我们不希望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或任何来自左派集团的知名黑客在我们的审判中为我们辩护。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直接行动的冒险和它的价值了解多少？

那些整天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从左派沙龙文化的有利位置闲聊着反对制度，而这个制度却养活了他们的人，能说什么呢？

不，让他们保持他们的”敏感性”，以及他们因出卖给想把他们描绘成”有问题的、容易受社会影响的年轻人”的权力而感到的内疚。

我们不是在寻找左派的虚假同情或支持。远非如此。我们寻找的是同一罪行的帮凶：为无政府主义和自由而战。

没有什么地方比监狱更适合我们的搜索了，因为监狱是许多无政府主义同志的必经之路。

因此，同志们，我们向你们提出一个建议/邀请。

几个月后，将举行第二次”火细胞的阴谋”审判。

即使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将对我们将进行判决，我们也不会后退一步，也不会降低我们的头或我们的声音，以便从一些”情有可原的情况”中获益。

因此，同志们，没有比你们自己的声音更好、更有力的理由来为我们辩护了。正是从你们的声援和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团体进行的攻击中，我们汲取了勇气，直视我们的迫害者的眼睛。当然，你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在其他国家被监禁，为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情付出同样的代价。

更具体地说，我们正在考虑和提议的是，在审判前发布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你们在国际上声援”火细胞的阴谋”案件的言论。

同时，鉴于团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对等的概念，我们希望那些想做出贡献的人-从而给我们以力量和支持-能附上一份介绍性文字，说明你自己的情况。

因此，我们要发行的小册子将包括你们每个人的案例摘要，把你们自己的斗争经验带到希腊和该出版物将发行的其他国家，创造新的机会，作为国际团结的一部分，煽动与系统的敌对行动。

我们将共同创造一个远远超过我们的具体情况国际斗争经验，因为我们不认为”火之细胞的阴谋”是一个组织的简单名片。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存在方式，它描述并包含了我们所从事的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特点和轨迹，其中的另一部分是我们在监狱中度过时光。

这是我们想与所有发现自己是国家手中的囚犯的同志们分享的经验，同时这也是一个建议，通过它我们也可以成为你们经验的帮凶。

因此，在国际无政府主义圈子里，有可能达到一种团结和协调的程度，这不是模糊的，而是必不可少的。

囚犯同志之间在国际层面上的接触将团结转化为革命的车间，揭示了形成无政府主义联合行动阵线的不同观念。

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接触将能够创造先决条件，在囚犯以及监狱围墙另一边的同志之间开启国际对话-在对话中可以讨论每个人的